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NEW 新

故事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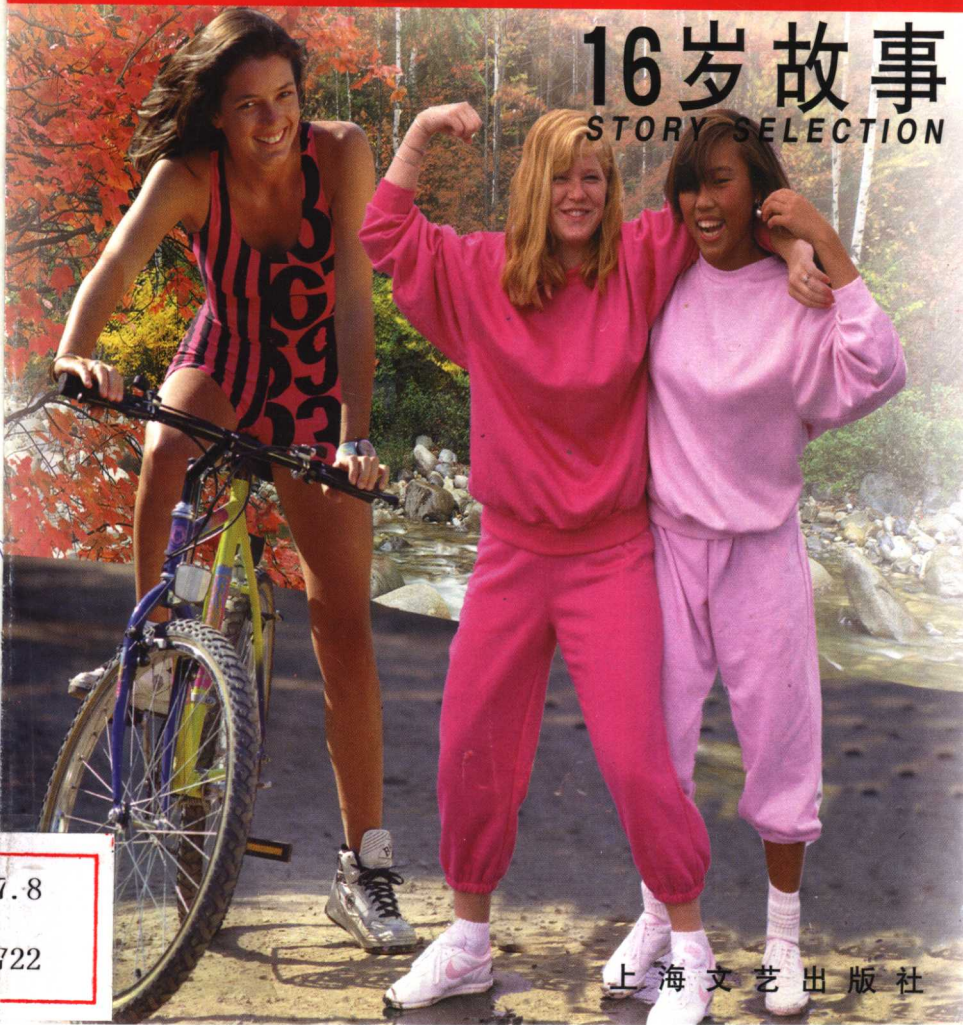
®

STORIES



16岁故事

STORY SELECTION



7.8

722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16 岁故事

故事会爱好者丛书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6岁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1 重印
(故事会爱好者丛书)

ISBN 7-5321-1373-6

I. 16… II. 故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9848 号

责任编辑:夏一鸣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16 岁 故 事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字数 166,000

2003 年 1 月印刷

印数:427,901—442,900 册

ISBN 7-5321-1373-6/I·1080 定价: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512-66063782



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

《故事会》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,它如此兴旺发达,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。此情此谊,令人难以忘怀。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,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,决定编辑出版“《故事会》爱好者丛书”。

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、介绍各类故事精品: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、滑稽故事,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;既有童心不泯的16岁故事,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……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,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,通今博古,情趣盎然。

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,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。

故事会 编辑部

故事会®



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
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

邮发代号：4-225
32开本 定价：2.50元
每月2日出版

(中国名刊《故事会》注册商标)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

◆《故事会》1963年7月创刊,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。

◆1985年7月,《故事会》发行量达760万册;1979年至今,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;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,排名第五位。

◆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“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”之一。

◆1997年、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“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”。

◆2000年荣获“首届国家期刊奖”。

◆2001年进入“中国期刊方阵”,获“双高”期刊称号。

◆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,如笑话、幽默世界、东方夜谈、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。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、名人讲故事、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。

◆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,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。

目 录

朦胧的岁月

- 歌迷吐芳华..... (2)
- 影星梦难圆..... (8)
- 红娘度金针..... (13)
- 牡丹花溅泪..... (19)
- 夜莺鸟惊心..... (24)

智慧的风铃

- 关门捉贼..... (31)
- 以逸待劳..... (33)
- 调虎离山..... (35)
- 欲擒故纵..... (41)
- 将计就计..... (45)

心灵的答卷

- 金榜题名..... (52)
- 越俎代庖..... (54)
- 犯科作弊..... (60)
- 捉贼捉赃..... (69)

永远的朋友

- 缘投意合..... (74)
- 风雨共济..... (78)
- 相濡以沫..... (82)
- 肝胆相照..... (86)
- 双璧无瑕..... (91)

青春的雨季

- 有泪不轻弹..... (98)
- 儿不嫌母丑..... (105)
- 病急乱投医..... (112)

无风不起浪.....	(115)
恨铁不成钢.....	(121)
一字重千斤.....	(127)
女儿当自强.....	(134)
读书价更高.....	(138)
绿色的太阳	
花开花落.....	(143)
彩蝶翩跹.....	(148)
流言惑众.....	(156)
命若琴弦.....	(162)
新星陨落.....	(168)
血沃大地.....	(173)
芳草萋萋.....	(180)
编后记	(185)

朦胧的岁月

是单纯的日子，也是多变的日子，浩大的世界，样样叫我们好奇。从来不淡漠，眼泪、欢笑、沉思，全是第一次。

如
花
年



歌 迷 吐 芳 华



这天晚上，万人体育馆的屋顶差一点被掀翻！一万二千只座位上的观众全部站了起来，长时间为歌唱家费扬鼓掌。

费扬自己也没想到今天自己会唱得这么好，会有如此效果，他真的飞扬了，歌声飞扬，神采飞扬。在观众的掌声中，费扬飘下了台，飘进了车，飘回了家。

费扬迫不及待地奔进家门，想把今天轰动的效应告诉妻子阿芳，让她也乐一乐。可是屋子里空荡荡的，接受快乐的对象不在家，快乐只能浪费！

突然，“嘀铃铃”，电话铃响了。费扬想一定是阿芳打来的，赶忙扑过去抓起了电话机，急切地问：“喂，阿芳吗？”

听筒里没有传来回音。

费扬好奇奇怪：“喂，喂？你是哪里？”

对方还是没有声音，却有着急促的呼吸声。

费扬又冲着电话接连“喂”了好几声，对方还是一声不吭，他气恼地

骂了一句“神经病”，“咔嚓”挂上了电话。

就在费扬为这不明不白的电话纳闷的时候，突然妻子阿芳神色慌张奔了进来。费扬急切地问：“阿芳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原来，费扬今晚在万人体育馆举行个人独唱音乐会，妻子阿芳像喝了“太阳神”，来了精神。她要在同事面前炫耀炫耀，就特意到对面楼的同事家去看电视现场直播。她听着同事们对丈夫的赞扬，受到同事们的恭维，心里比吃了佳佳奶糖还甜！

离开同事家在走下楼梯的时候，黑暗中，她发现在楼梯的窗台前伏着一个人，她并未在意，哪知那个人一听见脚步声，竟像一只野猫“呼”地一窜，不见了踪影。快得连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都没看清楚。

这个人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阿芳的注意。她走到窗台前那人刚才站的位置上，朝下一望，顿时吓了一跳，从窗口望下去，正好是自己的家，家里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。阿芳想，那人准是个贼，贼的目光盯上我们的家了！

在妻子的命令下，费扬把家里的存单、首饰及一切值钱的东西，藏的藏，锁的锁，做好一切准备，专等这批贼爷光临，让他们高兴而来，败兴而去。

第二天妻子上班去了。按习惯费扬一早起来，打开窗户，就开始练声。正当他唱得罗汉思情、嫦娥想嫁的时候，只见“刷”地一道亮光，直射费扬面门。费扬一怔，从这亮光，他马上想到那只奇怪的电话，想到对面楼梯口的黑影，马上想到有人说的：出多少风头，跌多少跟头。天哪！没想到我费扬刚刚冒尖，就被贼爷们盯上了！

费扬见亮光来自对面那幢楼，便朝对面一看，只见对面楼梯口的窗户开着，窗前确实有人影。那人影一见费扬，马上闪开了。

费扬大怒，骂一声：“妈的，你把我当作目标，我今天就让你白娘娘吃雄黄酒，现出原形！”

费扬想罢，头一低，腰一猫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，冲出房间，冲出大楼，冲上了对面的楼梯，可是已经晚了，那贼爷爷已经领先一步，逃之夭夭了！费扬气得五脏六腑都快冒火了。

尽管费扬一无所获，但还是有效果的。贼爷们也许知道他的头不那

么好剃，把头缩了回去。从此一连几天，太平无事。

星期六晚上，阿芳回娘家去了，费扬打算星期天痛痛快快地睡个懒觉。哪知天刚亮，门铃就“叮咚”“叮咚”地闹起来。

是谁这么早上门了，是阿芳回来突击考察了？不对，不对，阿芳有钥匙，悄悄开门闯进来那才能考察出名堂来！

想归想，费扬还是立即跑去打开了门。就在开门的一刹那，他一下子呆住了，门外站着的根本不是阿芳，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陌生小姑娘。

费扬奇怪地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小姑娘两颊绯红，局促不安地说：“费老师，我……我给您送牛奶。”

送牛奶？送牛奶的不是一位老头吗？怎么换上了一个小姑娘？费扬心里又添了一个疑团。

小姑娘的眼睛比针还尖：“那送牛奶的爷爷病了，所以我……”

噢，是这样。费扬接过牛奶，欠了欠身子：“谢谢你。”说完转过身，放下牛奶，准备关门。可是他发现小姑娘还站在原地没有走，而且两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背部出神。

费扬连忙问：“姑娘，还有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小姑娘的脸更红了。她风一样旋过身子，奔出了走道，奔下了楼梯。

尽管小姑娘文静、腼腆，但费扬还是把她和几天前那电话、黑影和亮光联系在了一起：会不会她是贼爷一伙的呢？

费扬无意中朝楼下望了一眼。这一望，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：原来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送牛奶的老头正在楼下发牛奶。事情明摆着，“送牛奶的爷爷病了”完全是一派胡言，她进门送牛奶另有目的！

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费扬走下楼来到了送牛奶老头的面前：“大伯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一位小姑娘来送牛奶，我以为你……”

送牛奶的老头笑笑说：“噢，你是502室的吧？刚才一位好心的小姑娘硬要替我送牛奶，让我少跑了一次五层楼。这小姑娘嘴又甜，心又好，是个小雷锋！”

小姑娘说谎已被证实，但是老头把她说成是小雷锋，费扬当然不敢

苟同。他辞别了老头，又到周围兜了一圈，然后缓缓地走上楼。

刚打开房间的铁门，就见有个牛皮纸信封躺在地上，费扬俯下身子拾起信封，只见信封上写着“费老师收”四个字。

费扬一愣。谁给我的？他来不及思索，急忙撕开信封。可信封里没有信纸，只有一盘录音带。费扬把录音带推进了录音机。

随着“咔嚓”一声，录音机里传出了一个稚嫩的小姑娘的声音：

“费扬老师，我看了您的演出，真的被您的歌迷住了。我没有勇气对您说，但我又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接通了电话，可我不敢开口说话；我站在楼梯口窥视您的举止，当有人走来，我又心慌意乱地逃开了；今天还推说送牛奶的爷爷病了，我把牛奶送到了您的手里。我今年十六岁。十六岁是诗，是歌，是梦。我想向您提一个要求，希望您在七点钟的无声电话中唱一首您最爱的歌。请您答应，不要让十六岁的诗和歌破残，不要让十六岁的梦破灭！”

幕揭开了，一切疑问像投进热水中的冰块，顷刻间融化。原来电话、黑影、谎言背后是一颗纯洁的心。自己把生活想象得太紧张、太凶恶了。费扬自嘲地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“嘀铃铃”，电话机响了起来。费扬抬头看了一下石英挂钟，正好七点。一定是十六岁的小姑娘打来的！费扬拎起了话筒。

“十六岁，是你吗？我答应你的要求，给你唱一首《你匆匆而来》。”接着，费扬唱道，“你离家匆匆而来，我挪开了细雨打湿的花伞，我们该有许多对话，我渴望着但我只会期待……”

费扬唱歌一向是很投入的，一唱便入痴入迷。今天那个小姑娘听到一半竟哭了起来。听筒里传来了她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费扬怔住了。他想，老年人听情歌哭，是感慨人生的短暂；中年人听情歌哭，是回忆过去的初恋的旧情的失落。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听情歌，怎么也会泪流满面呢？

费扬满腹狐疑又问：“十六岁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哭了？”

“费老师……您从窗口看一下……对面 603 室的窗玻璃上贴着什

么，您……就清楚了。”

费扬搁下电话，奔到窗前，朝对面 603 室望去。只见窗玻璃上贴着四张扑克牌。一张“5”，一张“A”，一张“6”，一张“4”。5、A、6、4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“十六岁”的哭与这四张牌有什么联系？费扬实在猜不透。

他重新奔到电话机旁，拿起了电话：“喂，十六岁，这四张牌，我看不懂呀！”对方没有声音。“喂？喂！”费扬连喊几声，却毫无反响。这时他明白了，十六岁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
一定要搞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费扬装了一肚子的问号，爬上了对面那幢楼，走进了 603 室的门。

一进门，费扬第一眼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张三十吋的大照片，照片是自己正在喝咖啡。这张照片自己从未见过，谁照的？在哪里照的？费扬像闯进一个陌生的世界，既好奇，又困惑。

“费老师，真对不起，是那天早上，我从楼梯口的窗户那里偷拍的。”

费扬想起来了，那道亮光，原来是照相机上的闪光灯发出的。

大照片底下，又是四张扑克：5、A、6、4。

费扬问道：“这四张牌，什么意思？”“十六岁”用手捂住涨红的脸：“老师用上海话念一遍，就知道了。”

“5、A、6、4，我——爱——老——师？”在费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，“十六岁”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抱。

费扬现在懂了：“十六岁”长了一个祝英台的心眼，把自己当作了梁山伯！一个彻彻底底的国际玩笑！

“十六岁，十六岁……”费扬轻轻地推开了小姑娘，说，“你太年轻了。你不懂爱情是棵树，不应该过早地把自己吊在这棵树上。十六岁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，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靠竞争来生存，靠竞争来发展。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，能竞争到一个合适你的工作吗？能竞争到一个合适你的白马王子吗？再说，我是个有家庭的人，改革开放还不至于到了扔开家庭的地步，这都是不现实的。不知道你能理解我吗？”

“十六岁”流着泪“嗯”了一声。费扬掏出手绢递给了她。

她撇撇小嘴说：“老师，那您刚才为什么唱那首《你匆匆而来》呢？”

费扬想起来了，是自己唱了那首《你匆匆而来》的情歌使她产生了

误解。他后悔不该对一位少女唱情歌！他不由脸红了，忙说：“这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怪我！十六岁，世上有好多宝贵的东西，不光光是爱情。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晨七点钟，我在电话里给你唱首歌。你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，愿意！”“十六岁”的脸由阴转晴，她兴奋得蹦跳起来。

第二天，墙上的石英挂钟刚指七点，电话铃又响了起来。费扬把电话当作话筒，唱了起来：“风儿轻轻地吹进了校园，带着花的芬芳，夹着蜜的香甜。阳光悄悄地洒进了课堂，送来一片春意，含着无限温暖……”

费扬哪里知道，这时对面的603室电话机前，聚集着十几个中学生。“让我听听。”“让我听听！”大家正争着想听一听费扬的声音，听一听那天音乐会上没有听到的歌。

（陶文进）



影星梦难圆



莉莉和琴琴是一对好朋友，她们在天山脚下—个县的中学读初三，今年都刚满十五岁。她俩从小能歌善舞，是班里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。

琴琴的父亲是搞音乐的。这天课后，莉莉到琴琴家去玩，琴琴见好朋友来了，高高兴兴地弹起钢琴，那欢快的乐曲，那悠扬的琴声，使莉莉神采飘逸，她不由自主地随着曲子跳起舞来。那优美的舞姿赢来琴琴一家人连连称赞。琴琴的父亲夸奖说：“这孩子，是块搞文艺的料！”琴琴接口道：“爸爸，我们班的同学都说她像刘晓庆呢，你看像吗？”“像！说起来是有点像哩！”琴琴的父亲随声附和道。

谁知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这天晚上，莉莉失眠了，“刘晓庆”这大影星的名字不断在她耳畔萦绕，勾起了莉莉藏在心底的悠悠影星梦。她起身下床，打开立柜，翻出最漂亮的节日礼服穿上，对着镜子，时而跳一段舞蹈，时而来一个造型，时而唱一首曲子，时而朗诵一篇诗文……一直折腾到东方发白。

第二天中午下课回家时，莉莉把心事对琴琴一说，恰好和琴琴的心

意不谋而合。琴琴说：“我爸爸说过，有志者事竟成！我们不能坐等机遇送上门，要主动寻找机遇。很多明星不都是这样走上银幕的吗？”

琴琴的一席话，说得莉莉心花怒放。两个小姑娘说干就干，她们分别给父母留下了一封简短的信，下午就搭上了东去的列车。

莉莉和琴琴的出走，给两家人造成的震动不亚于七级地震。莉莉的妈妈拿着那封信风风火火来到学校，找到了班主任陈老师。陈老师展开信一看，只见信上这样写着：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：

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：我去寻找一条光明之路了。我和别人离家出走是不同的，请你们不要着急，我这次是下了决心的，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！下次你们见到我，将是在一个出乎你们意料的地方。请你们相信我，这决不是一个小孩一时的冲动。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。再见，祝身体保重！

你们的女儿 莉莉

陈老师问了莉莉最近的表现后，就急忙向琴琴家赶去。这时琴琴家也乱成一团，琴琴的父亲回想起那天下午莉莉在他们家玩的情景，着急地说：“唉，这两个孩子，一定是到电影制片厂去了，我马上想办法去找他们。”

再说莉莉和琴琴，这时候已经坐了一天的火车。从未离开过父母的两个小姑娘，此时自然想起了慈祥可亲的父母和活了十几年的温暖舒适的家，孤寂感不由袭上心头，她们硬是忍着没哭出来，随着火车那单调沉闷的隆隆声，慢慢地进入了梦乡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们被一阵喊声惊醒了：“小妹妹，看，你们的東西掉了！”她俩睁眼一看，见对面坐着一位约摸二十来岁白暂俊俏的姑娘，她手中拿着一本琴琴刚才翻过的《大众电影》。

“谢谢！”琴琴和莉莉谢了一声，见那姑娘注视着她俩，立刻睡意全无。只见那姑娘满面春风，笑嘻嘻地问道：“你们困成这样，是去哪儿啊？”“我们——”琴琴刚要说，莉莉忙向她递了个眼色。琴琴明白了，对，

见生人不能说真话，路上坏人多着呢。于是，她撒了个谎，说：“我们是大学生，要到邻省上学去！”那姑娘“哦”了一声，便缄口不语了。

不一会，火车进了一个小站，那姑娘下车了。可没过几分钟，她手里托着个滚圆的大西瓜，又上了车，笑着说：“来，吃瓜！”她边说边从提包里拿出一把小刀，熟练地切开西瓜，递给琴琴和莉莉一人一块。莉莉和琴琴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接。

那姑娘笑道：“这瓜有毒吗？啊呀，你们学生一路辛苦，此时又远离父母，我这当姐姐的还能害你们不成？”一听这话，琴琴和莉莉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于是，就接过瓜吃了起来，心里说：吃瓜归吃瓜，警惕性可不能丢。

吃好瓜，琴琴便盘问对方：“大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看你不像学生。”“我吗？”那姑娘神秘地眨眨眼，“你们看我像什么人呢？”琴琴和莉莉睁大眼睛瞧了对方几分钟，摇摇头。那姑娘说：“我是县京剧团的演员，叫林娜。喏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”林娜边说边把自己的身份证递给她们。琴琴和莉莉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，再看看面前这位大姐，确认符合了，才放下心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林姐，我们怕遇上坏人才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林娜一阵大笑，说，“你看我像坏人吗？”琴琴和莉莉连连摇头。是啊，面前这位眉清目秀、面如花粉般的大姐能和坏人挂上钩吗？这时，林娜又开了口：“北影拍摄一部叫《侠女遗恨》的电视剧，我此行是应邀去扮演剧中女主角的……”她见琴琴和莉莉露出怀疑的神色，又解释说，“是这样，我在县剧团扮的是武生，学过几套地方拳术，演起侠女来不受约束，可以放得开。再者，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的谢林，他本是我县人，这样也算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尽点义务吧！”

这番合情合理的解释使两位小姑娘疑虑全消，她们就一古脑儿地将自己压在心底的理想、苦恼全抖了出来。末了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我们俩也跟你同行，去见见那位导演，哪怕试一个镜头也行。不行的话，我们坚决回去，不再给你添麻烦！”

林娜似乎没料到这一手，她犹豫着，沉吟着。两位姑娘急了，一人拉一个胳膊，“林姐，林姐”叫个不停。“好，我试试看！”林娜终于松了口。莉莉和琴琴乐得搂着她的脖子笑个不停。